

紅 辣 椒 女 性 文 叢

守

望

靈

魂

当代女作家精品

陈俊涛 主编

王英琦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总 序

陈骏涛

1995年秋季，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给中国的女性写作带来了一股春风！一时间，女性写，写女性，成为一种时尚，各种各样的由女性写和写女性的书籍应运而生。仅举几种比较有影响的有关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化的丛书，即可约略窥见一斑：《红罍粟丛书》（王蒙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凤头正健才女书》（陈晓明主编，华夏出版社），《红辣椒女性文丛》（陈骏涛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莱曼女性文化书系》（王绯、孙郁主编，作家出版社），《她们文学丛书》（程志方总策划，云南人民出版社），以及《蓝袜子丛书》（钱满素等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和《金蜘蛛丛书》（戴小华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等等。著名作家李国文先生在1995年的一次文坛集会上，很幽默地祝贺女作家们“发了一笔小财”——这里既有一份真诚，又不无一点调侃！后起之秀、学人女作家徐坤则在她的一篇新作



中，不无反讽意味地宣称：“从此我们的道路越来越明亮！”这种略带苦涩的欢欣，显然是有感于女性明亮的道路，由于男性的铺垫而造成的！

在近一两年的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中，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是格外引人注目的。这位创作力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女作家在这部小说中写了一个上海女人（四十年代的“上海小姐”）的故事，实际上也是写了一个城市的故事，被认为是“新市民小说”的代表。这部小说所表现的对普通人命运的关爱，蕴涵着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王安忆自以为她这部小说的情调虽然有点逼近张爱玲，但其境界却比张爱玲高出一筹。但也有的评家认为，王安忆由于缺少旧时代的生活体验，仅靠想象来填补生活的空白，使这部小说人工编造的痕迹颇重，不如张爱玲之自然天成。

女性写作的“私人化”和“内倾化”在这些年形成了一股潮流，这在近两年表现得更为突出。一批最年轻的当代女作家的崛起，给当代中国文坛增添了新彩。陈染、林白、虹影、海男等人所讲述的那些绝对自我的故事，梦呓似的内心独白，绝对个人化的叙述语言，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但她们的创作无疑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陈染于不久以前出版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写了一个患“幽闭症”、带有某种精神分裂症的青年女人，她的情感和精神的困境，是当下女性写作的“私人化”和“内倾化”的突出代表，是一部出类拔萃之作。它的强项和弱项都引发我们对这类写作更

深一层的思考。

近两三年才冒出的最年轻的女作家之一徐坤，1995年就出版了两部小说集：《先锋》和《女娲》，这位以“荒诞”和“反讽”来穿透生活，穿透知识阶层精神世界的文坛新秀，在众多的女性写作中可谓独树一帜。她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消解性写作来表现当下知识阶层的一种生存困境与尴尬处境，确有入木三分之感。先是上海的须兰，而后是北京的徐坤，两位最年轻的女作家在九十年代的崛起，并走势看好，也构成了当今中国文坛的一种景观。但面对一片喝彩声，徐坤能不能经得住考验呢？她会变得昏昏然，还是变得更为清醒，更为成熟呢？

在近几年的女性写作中，散文随笔是一个十分走俏的领域。许多女小说家、女记者编辑和女学者的加盟，使散文随笔的作者队伍不断扩大，甚至有超越先前专事散文随笔创作的女散文家的势头，其内中的原因是值得深究的。随着已故的四十年代的女作家苏青和张爱玲的散文随笔恢复了人们已逝的记忆之后，黄茵、素素、黄爱东西这些主要从事新闻工作的女作家的所谓“小女人散文”，由于与世俗情怀相拍合，也博得了相当数量读者的青睐。但是，疑窦也随即产生：这些所谓“小女人散文”的走俏，有没有商业文化的背景？它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在女性文化理论颇感匮乏的国度，一些女学者依然潜心于女性问题或文化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先是盛英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填补了文学史的一个空白,继之由王绯、孙郁主编的《莱曼女性文化书系》(作家出版社)则把关于女性问题的研究推及到文化的各个领域。尽管这些成果还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它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近两年,女作家的名字不断被新闻媒体曝光,她们似乎成为当今文坛的明星。继一些出版社出版了《池莉文集》、《方方文集》、《王安忆自选集》……之后,云南人民出版社在推出了2辑24种《她们文学丛书》之后,又将出版几位当今最走俏的女作家的文集,并着手筹建女性文学研究中心。但一些有识之士也不无忧虑地指出:以往只有著作等身者或已作古者才出文集,如今出文集却如此轻松,如此出下去,文集的质量令人担忧!那么,是不是应该给“文集热”降降温呢?

种种事实说明,近两年的确是中国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腾跃的年份!腾跃的外因固然是由于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推进,但其内因则是由于八十年代以来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的蓬勃发展。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由于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人的解放问题的重新被提出,西方“女性主义”(亦即“女权主义”)及其理论之引进,中国的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从复苏而至形成了“五四”以来的第二个高潮。这股潮流无论就其人数之众、作品之多以及影响之大来看,可以说都超过了“五四”时期和三四十年代。近两年不过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的一次集中的展示,一次集体的检阅罢了!

近两年使人感兴趣的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现象实在太多了，但人们在兴奋之余也不能不存有某种遗憾，那就是还缺少真正有思想力度、艺术深度、视界开阔的大手笔和大作品的问世，或者说这样的作品还是太少了。一己的感情波澜毕竟不能代替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我们的女性写作者究竟是应该更深地潜入内心，还是应该更直面于广阔的社会人生？或者二者均不可偏废，而将其艺术地融汇于一体？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在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腾跃的1995年，我应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红辣椒创作中心的邀约，出面主编了这套《红辣椒女性文丛》。首期五本，包括五位当代女作家的散文随笔集，它们是：方方的《闲聊》、张抗抗的《故乡在远方》、唐敏的《纯净的落叶》、蒋子丹的《一个人的时候》、斯好的《两种生活》。当年六月在天津和北京两地举行签名售书时，博得了许多读者的青睐，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被认为是一套高品位的散文随笔丛书。为了延续和扩大已有的成果，经与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红辣椒创作中心磋商，决定今年再推出几本散文随笔集，这就是即将与读者见面的王英琦的《守望灵魂》、毕淑敏的《没有墙壁的工作间》、池莉的《对镜梳妆》、范小青的《又是雨季》。这四本散文随笔集题材有别、风格各异：有的比较大气，有的则显小巧；有的如天马行空，好作形而上的思考，有的则逼近现实，重于对世俗情怀的抒写；有的不受性别之累，以中性的姿态写作，有的



则有鲜明的女性意识，以女性的姿态写作……即令是同一本散文随笔集，也有表现出不同的风采者。尽管如此，但它们毕竟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都是由女性作者创作的、描写女性生活、抒写女性情感、表达女性思考、具有女性风采的文学作品。

我个人对这四本散文随笔集是满意的。我想，以这几位女作家的文化素养、文学品味、创作实力和目前已达到的知名度，她们的书是不会使读者感到失望的。至于它们所存在的缺点和不足，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会发现，我就不在此饶舌了。

为推出这四本散文随笔集，四川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编辑室，四川红辣椒创作中心，这套丛书的最初策划者徐晓琳女士，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谨向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范培华、孙郁、费子文、良冠等几位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欣然命笔为这几本散文随笔集写跋，为这套丛书增添了新彩，我也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996年6月18日于北京

守望灵魂

——代序

尼采说：上帝死了。

弗洛姆说：人死了。

我想说的是：不，人的灵魂并没有全部堕落。

落下这四个字，一种异样超验的感觉，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情绪，包笼统摄着我——像基督教的受洗礼，像佛教徒的“三归”仪式，我知道，我已对自己的灵魂起了誓，举了意。

托命于笔以来，第一次切肤感到执笔如执刀。感到剜心放血的绞痛。

两年来，我经历着有生以来最酷烈的人格分裂和灵魂撕搏。我一千次地询问自己：我是谁，我需要什么？我应该怎样？

人顶顶难对付的就是自己的灵魂。

这次的多元危机，来势迅猛，它决绝地冲破我的一



切生存假象和表面困厄，直指灵魂的最深邃处和本体的最隐秘处。它不容我畏缩、犹豫、怠惰、投机和蒙混过关——这一关，倘挺不过去，我将余生无望。我的文学生涯，也将残废辍止。

一年多前，在我的作品讨论会上，某风度男士曾节制且不解地问：你为什么要写爱因斯坦，要写《求道者的悲歌》，你不认为这类题材由男人来写更合适么？

我语塞。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但就没有偶然性和例外情况么？惜乎彼时我也蒙在鼓里，既估不透自己，更无思辩武器。我驳不倒他。

今天，我自认已得了点相对论和辩证法的皮相了，那么，就让我来补驳他一把吧。

写《求道者的悲歌》时，我正陷于精神崩溃边缘。陷于多极矛盾各执其端、八方围剿的生存绝境中。

这是一个隐形的充满强张力的心灵搏斗的战场。渴求多极对立的统一和谐，寻求内在冲突的解脱超越，成了我此时人性中最至深的渴望。

受冥冥中潜意识的支配，我偶读了《生死不朽》——爱因斯坦传。科学泰斗身上那“统一的品质”，使我产生不可遏止的冲动与神往。他的物理学“统一场”的悲剧性未完成，与他心灵的纯洁性和价值观的独特性，奇妙地形成了一个相反相成的人格磁场——一个科学创作与科学品质完善结合的引力场。

我是那样狂喜地看到了一个人类精神统一的典范，

从而也看到了自身统一的巨大潜能。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作家的审美倾向审美个性的形成，是与他先天的秉赋和后天的环境合力而形成的。还需再赘笔吗？倒是我想反问那风度男士一句：你认为男人写合适，可为什么没写？你有过自我分裂的痛苦和心灵冲突的拼搏么？你有对爱因斯坦“统一”的人格最崇高的敬仰、并感到不写他灵魂便不能平静么？

倘你没有，你最好沉默。

按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分类，我当属“外倾情感型”的作家。

我毛躁，粗拉，大开大合，大悲大喜，直筒倒豆子，喜怒形于外，且时有神怪举止和异端情绪。

但这只是一面。且是我浮在表象被扭曲了的社会性人格的一面。我还有与此相反的另一面。我的沉潜、执着、精微敏感、追求完美及用志不纷的气质，亦是人所不及的。有熟知者谑称我为“王极致”，不全是谬称。

我表面看来天南地北“铁哥铁姐”父老乡亲一片地有人缘样，实则谁也不真了解我（都被我的“假象”蒙住了）。我几乎长年处于一种“自绝于人民”的没有思想交流，没有灵魂朋友的超级孤独中。所幸每年混得几次笔会，可以放松宣泄一下。

先后好几位跟我过的如花似玉的表侄女，都打熬不住，仓皇逃窜。其中一个还悔恨终生地说：“本以为跟作家过，又风流又浪漫，谁知就是成天坐在家里写，写，烦



死人了！”

一位女翻译对我说：我感觉你神经太紧张，太混乱。

一位女评论家对我说：我看出你眼睛深处的孤独。

一位女作家写着我还发迷：我越写越觉得看不透你

……

我还看不透自己哩。

你说我直露么？不，我曲折起来比弯弯绕还能绕；你说我浮躁么？不，我深刻起来，就差能当康德老人家的“女弟子”了；你说我形象思维好，我看我逻辑思维更发达；你说我像假小子，我认为我更女人气；你说我神道，我更理智；你说我外向，我更为倾；我死板起来，八头牛拉不回；我幽默上来，丑星笑星气死一半；要说形而下，我能下到比“秋菊秀芝李二嫂张大妈”更平俗的层次；要说形而上，我能上到宇宙太空，追问宇宙最高规律和大自然神秘的稳秩序……

截然相反的人格气质，料想在各人身上都有点交叉相撞，但像我这样多元多极，都弄到走边的地步，估计罕有。老天爷造我时，一定在与众神怄气，浮皮潦草地抓了把下脚料，又抓了把超大量的激素胡乱配到我身上，弄得我非我，整个一错位乱套。美女毒蛇，夜叉阎罗，四六不像，人鬼不分。还有走魔入火的偏执极端情绪，还有愈发升级的“强迫性思维”，还有年积月增日益加重的焦灼、不安、紧张和孤独，时刻烦扰控扼着我，死死纠缠折磨着我。

如果说这些矛盾和痛苦还不足置我于死地，那身为

职业作家，我则更深地体会到了作为审美的人和现实的人双重人格的悖逆和分裂。

一般说来，文学审美活动是作家全人格的投射。作家的道德面貌精神境界是反映和制约着其作品的格调、个性和价值的。但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规定性，又使作家往往具有“人格面具”，人文不一。作品极尽真善美能事，生活中却假恶丑一应俱全。文悖其人，名过其人，成为作家行当几乎普及的现象。

因着相对“出道”较早，又因着相对付出了较大代价，虚名却似不及那些一夕走俏扶摇直上的作家，我在骨子里既憎恨虚名又脱不开虚名。写着悟至淡泊，却更加不平衡不淡泊，乃至时有表里不一、心笔二致的事发生。这种严重的二律背反，使我常感良知蒙耻，羞愧难当，心灵无法安宁。偏我又是个自由个性走得较远，嗜好事物的和谐性与完美性的唯美主义分子。我不能任由自己睡前是一个人，醒后又是另一个人；我不能使自己长期处于文学与功利，人格与文格的辗转龌龊状；我不能永远将自己钉在受难的十字架，处于五马分尸的残酷生存状。这会使我感到活得好苦好累且像死像尸，使我感到活得太不自然太不自由太不舒服太不踏实。它将使我最终丧失道德力量对主体精神的撑持和高扬，从而使我全面丧失生活的信仰和写作的欲望。

文学审美的本性是自由的、个性的、感情的、真诚的，社会存在的现实又是规范的、群体的、理性的和“合理虚伪”的。问题的全部根柢，就在这种二律背反和



永远矛盾是否能为作家的主体人格所承受或不能。

对有些只利用聪明、理智写作的“戏子型”作家来说，这些矛盾被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有手段地结合并艺术化了。上装卸装，交换面具，游刃有余，人生如戏，表演性适应性皆远在一般庸众之上。

对有些自我意识人格意识不甚顽强的作家来说，这种“两难”境地，被不同程度地淡化同一化了——因而也就不成其为窘境难境了。他们或感受不到，或偶然感到，再或者就是感到不适也不愿费力劳神地改观，有面具戴总比没有要活得轻松讨巧。恶实惠，美不实用。他们可以忍受虚伪，但不能忍受真诚。人一真诚，鬼神都怕。因为真诚就意味着对自己的负责苛刻挑剔，就意味着整个人生都要改写刷新——谁受得了！

但在另一些注定要受本性必然支配，在乎心灵得失平衡，对主体人格要求完善统一健全的作家来说，这种双重人格，确乎真真要他们的命，使他们不能容忍，或难以持久容忍。他们会由这种深锐旷久的“内在中心冲突”，而渐次走向心理变态，心灵失衡，直至全人格的全面崩塌。

哦，不违心地活着有多好，不加虚饰的道德有多道德，内在世界统一和谐的世界，是多么美丽纯洁的世界！我的那最高精神统一的大厦在哪里？我的真正的自我在何方？

正像物质的东西必须由物质的力量来摧毁，精神内部的危机只能用精神的武器来解除。这里，喧向社会，推

诱客观，都属徒劳，借助外部力量更不能解决内部根本问题。这里，只能是我与超我，外在力量与内在本质的最后分界分野——只能是看不见的心灵王国魂拼血戮，决一死战的隐形战场。

我，焦渴着那生命之谜的简单本质；

我，企盼着那自我悖逆的相对规律。

朝闻道，夕死无憾。我的天道，你在哪在哪——在哪里？

三十七八度的高温炎威，我毫无知觉持续亢奋地读着康德、尼采、黑格尔、弗洛姆、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读着皇皇三大卷的儒道佛释和六大本的李泽厚文选。我读着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和雅斯贝尔斯的《科学与哲学》；我读着基尔凯郭尔的《恐惧和战栗》和怀尔德的《存在与自由世界》……

像个虔诚的女信徒，上帝终于被我感动了——我终于突然得了“天道”，有了某种千载不遇的“灵魂出窍”之感了！

无食欲亦无睡意，每夜只需眠三四个时辰，即可保证翌日全天高效率的工作量。

思维空前地敏锐，大脑超常地活跃，每天都能欣喜万分地发现一点新的自我，每天都处于神经质的激奋和气动态的写作中。没有了孤独感，也没有了躁郁状，凡尘俗世的忧心烦恼离我远去，功利物质的世界再也不能迷乱我的寸心……我终于能够相对地理解何以那些人类



的天才能那样超凡入定地沉浸在自己的事业中了。因为他们在失去世俗享乐的同时，也抛却了世俗的痛苦。因为对真理智慧的追求，使他们早已超越了孤独，个性生命始终处于充实丰盈的状态，处于绝高的精神享受和心灵快感中。

这样的一生，太值得一过了。

我终于找出了矛盾的根源和统一的“心理场”。我终于看清了那被异化走形了的自己。我终于明白这是我的“命定”，我全然不可能有别的生活别的遭遇。

我当然也寻到了社会异化的本源。社会在用强大的异化力量剿杀着自然人性以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时，亦成为群体性的异化物和异化源。可悲的是，这种“双向异化”，却又是相对合理的。因为它符合人类生物学矛盾进化论的基本原理，因为它通向最高的“善”——人类整体的繁衍进步。

世界在我的眼前豁然明亮，人际关系在我的心中再不混沌扯皮打着哈哈。我发现自己倏忽间开了“天目”，有了穿透力，且一穿百通，对万事万物都有了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也就相对地具有了评判力选择力和拒绝力。

数年的精神漫游，多年的心灵磨难，今天，人过四十，我才蓦地发觉自己活得像个真正体面的人。

我的惊喜，我的兴奋，远非文字所能托载。我可能还够不上马斯洛说的人格最高层次：自我实现型。但我委委实实地顿悟出妙不可言的人生和创作的“颠峰体

验”。

拂去扑朔迷离的自我假象，我第一次惊愕地发现，自己竟是个具有类似“浮士德不幸天性”倾向的女人——一个“一心一意追求事物本质”的人。

是的，金钱、爱情、名利都没能使浮士德先生满足。最终还是对宇宙对人生的形上探索，才使他那颗永不知足的心，得到抚慰和寄托。说到底，一切尘世欲望的满足，都是暂时的和有限的，唯有真理和智慧，才是永恒的无限的，才使人永远不会无聊和没劲。生命之谜和我的奥义——只对苦苦求索的灵魂张开望眼。

当一个人相对地破译自己和社会，当他本体的生命相对地得到升华和解脱，由对真人生的真切感悟和珍惜，由对自身生命的热爱，必然导致对人类有情众生的泛爱，并由这泛爱又必然产生另一种虽不撕心裂肺，但却漫漶无边的“泛痛苦”。这痛苦，大抵就是西方哲人所说的那类“智慧的痛苦”吧。他会发现——当下这个人类社会多么让人悲凉寒心呵！

我想起新近遇到的两件事：

一则，我到某名牌大学的空间物理系去讨教有关大气污染的问题。偶向一教授提及基础理论的现状时，他头晃得像个拨浪鼓：“唉呀呀，谁还搞基础理论呵？没名没利，研究一辈子，也难能出成果。还是应用科学吃得开，短平快见效大，于人于己都有益。”

教授一番可爱的“俗不可耐”的话，听得我彻骨寒。



我虽能体谅他，却为中国未来的科技事业平添几许杞人之忧。

再一则，我刚自一佛教圣地归来。“圣地之处尽俗事”，亦使我对今日之“伪宗教”的滥觞，不由高度警惕起来。

借佛陀佛祖之幌子，索财建殿而意在余利肥己的；以传授佛法禅机之名份，争权夺利而旨在扬自家之名的……不一而足。至于佛门内部的权欲熏心，暗算使绊，亦不比世俗逊色。

我曾打问一“科长级”僧侣：“你能一辈子从善从佛不要家室么？”

他反问：“你知道成龙尊龙么？他们不都尚未婚娶么？大丈夫事业既成，何患无妻？”

好个有志和尚！我干瞪着他再无语。

能责怪滚滚红尘尽是名利俗物和全然“堕落的造物”么？连佛门众僧也难逃这“名根未尽”的人性弱点，遑论本来就居于滚滚红尘中的俗公呢？

然而，人不是神，却也不是兽。

人要像人一样地活着，就不能一点不要灵魂不要信仰不要精神乌托邦。现代社会的丰富性和有闲性，物质空间的不断扩大及相应的负效应将使人及人类的重心转向精神空间的探求。完善人自身，加强人心理本体的建设，将是下世纪人类生活的主要使命。

我的看法是，尽管当代社会满是世俗热情和自我迷失，尽管全球性的堕落和邪恶不容乐观，但只要人类理